

腊月红

赖赛飞

我们管这种红叫腊月红，浓缩为本，点睛为要，类似往雪白江米团子尖上、往纯真孩童的眉心中间点上一抹朱砂红。

腊八一到，所在的小城里，不少团体或单位按例开始往居民区、村里乃至工厂、船台送春联。人们脑子里早就酝酿好的春联就像花木的新芽，纷纷往外拱，等着栽种到家家户户。

写得一手好书法的人，一下子走红了，开始到处“赶场子”。写春联的地点多是在空旷场所：广场、公园、厂房前面、码头一角，等等。偶然一次，是在冬闲的大棚里写，四周立着柑橘、葡萄、枇杷、火龙果……无风，手就温软，写得更惬意。写春联的人衣着颜色多以炭黑、蓝黑为主，与墨同色系。他们四周张挂着一帘帘的春联，长桌、地面也被春联覆盖。碗大的墨字，纷纷落在洒金大红纸上，仿佛凭空生起了无数个火炉，无形的热力借助高饱和度的色彩传出去。

人们陆续过来，先巡视一遍现成的，最后踱到长桌边，看正在写的。写书法的人一直在运笔如风，酣畅淋漓，无暇抬头，任来者观摩、评论。

光看春联，也能看出所在之处的地理特点。诗画象山仙子国，人文渔港寿星家；十分海鲜有风味，一曲渔光展风华……有趣的是，送往渔船的春联里多有“佳木争春成翘楚，朝花溢露吐新蕾”之句，一派田园风光，仿佛随春联送上船的还有一小方陆地。船上所贴，更常见的是斗大的福字，写在菱形红纸上。写福字比写对联效率高，一点、一横撇、一竖……“福”源源不断生出来，引人往美好处遐想。大年饱蘸浓墨，一不小心滴了一颗墨珠在旁，正要作废，来者忙说：“给我吧，福多一点，好！”

这些福字被船主亲手贴上舷窗玻璃。公历年头、农历年年尾，有人送福上船，好兆头，渔民们心情愉悦，满面春色。当

窗花舞

张金凤

是谁在乌黑的窗棂上铺展一派春意？是谁在漫天飞雪里开出一枝红梅？是谁经过剪刀轻灵的裁剪，给家中增添喜气洋洋的期待？——是窗花。

我去赶年集，总是特意寻找窗花。那手工剪出的红窗花，每一幅都经由一双灵巧的手抚摸过，充满智慧和爱意；剪刀裁出的线条简约而质朴，有着人间烟火的气息。

窗花承载着我美好的记忆。幼时乡下的冬日，红彤彤的炭火盆旁，女人守着针线筐箩，用小剪刀在红纸上勾画自己的梦。剪了一辈子窗花的奶奶，头白了，耳背了，眼花了，可仍能剪窗花。她说，剪刀有眼睛，心里有图谱。她戴着花镜盘腿而坐，小巧的剪刀在指尖轻盈地旋转、舞蹈。左旋右转之间，一朵朵美丽的窗花在她手中慢慢绽放：牡丹花团硕大、富贵华美；荷花在清澈的野塘袅出水，鲤鱼蹦出水面；怀抱大鲤鱼的胖娃娃，肉嘟嘟的脸上带着笑；园圃中，菜花尖上有蝴蝶、蜻蜓生动地伫立……剪着剪着，奶奶的思绪仿佛回到了年轻时光，勾起了她对劳动岁月的记忆，嘴角笑起两朵花儿。她剪出肌腱有力的农夫扬鞭驱健牛耕田，剪出忙于秋收的老者赶着满载的马车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她也剪出悠然自得的休憩场景：戴斗笠的老人垂钓于湖畔，一圈圈细红的曲线就是湖水的涟漪；摇蒲扇的奶奶、纳鞋底的老人在大树下安详地微笑，用故事拴住一帮穿肚兜的娃娃……

日头升上来又落下去，窗棂纸暗下去又亮起来。那些盛开在筐箩里的窗花，耐心地等着好日子到来。

除夕的日子要重新封窗。棂子窗的木头骨架早被烟火熏染得结实而黝黑，初秋封上去的窗纸已经泛黄。它们被风摩挲过，被寒雨拍打过，被麻雀的嘴啄过，被小孩子的指尖捅破过，一个个生动的日子都在它们身上留下痕迹。到年关，女人们刮掉旧窗纸，给窗棂掸去尘埃，贴上崭新的白纸。那雪白的新窗纸，将覆盖过往日子里的辛劳，给平实的生活增添浪漫。

新封的窗太素淡了，像茫茫的雪野，要开些花儿才有生机。过了年，春天就到了，是应该红红火火地开着花迎接它。于是，人们将红彤彤的窗花张贴在雪白的窗纸上。年轻人的新房窗上贴的是鸳鸯戏水、喜

渔船成群泊在石浦港的时候，从渔港马路走过去，好似走在红彤彤的春风里。还有些福字写在镶金边的红色硬纸上，自带红色中国结为穗子，方便挂进厅堂。要红火，就不只高山大海，还要由外而内。

一副好春联，字形和内容须是形质兼美。一旦被人盯上，端着就走，像捧了贵重物品，生怕沾染、折皱。特别讲究的人，自己带了句子来，好比自备食材的食客，仅让厨师代为加工。印象最深的是位老先生，年年都来，今天穿了军绿色连帽毛呢面羽绒大衣，脚蹬白底黑面高帮旅游鞋，板寸头，肩背笔挺。他自备的句子一成不变：门纳春夏秋冬福，户趁东西南北福；横批：年年胜景。邻居笑他：“这好比一模一样的衬衣买了几打，你虽日日在换，我们看来年年不换。”他却毫不在意。唯一于不变中求变的，是他每年留心找不同的人来写，形可不同，意必相同。

春联迟早都会被大家争抢而空。一位壮年男子赶到时，场上已无春联剩余。这位男子在写春联的桌子前转了一圈才搓手站定，笑眯眯地看着众人说：“我刚从城里回村，路上就搁了一下，所以来晚了。刚才远远看过来，这里一片红火，我以为还有不少对子呢。”原来这批写春联的人为了防冻，也为了图喜庆，个个在脖子上围了一色的大红羊绒围巾，护得身子暖洋洋的，也映得场上红彤彤的，不承认被这迟到的男子，远远看成了春联。大家回以善意的哄笑，笑声中便有人重新拿出笔墨，要为这位男子专门写一副。

当所有新春春联各就各位，换下贴了一整年的旧春联——我更愿意将它们看成花儿，绽放在人家的门楣和船上，先于春天令世间生机勃勃。让回家的人、尚在漂泊的人，无论何时何日，一抬头，先是耀眼的腊月红，再是温暖的祝福。

鹊登枝、麒麟送子，从晨曦微明到月笼西窗，每一次抬眼看，窗上都流淌着幸福。姑娘们的窗上贴着嫦娥奔月、天女散花、百鸟朝凤，这是她们自己剪的，把自己的心情和期盼都张贴在窗上。住着学生娃的屋子，窗子常常是无形的教科书，窗花有闻鸡起舞，有精忠报国。老人居住的窗上则贴着桃园结义、孟母三迁，老故事里的人生哲理，是一辈子的念想。

火红的窗花，把风景、传说、戏文搬到窗上来，把所有的念想和期盼都凝聚在窗上。窗花是枝头飞翔的诗歌，是心头传承的薪火。

每年春节前，我都抽空剪几幅自己的窗花。如今的窗已经是宽大明亮的玻璃窗，窗花也由方寸宽窄发展到锦绣花团。

我的窗花师父是一位七十岁的老人，每年在老城区的石桥边卖窗花。十几年前她全家从农村迁到城里，离了土地，就在家剪窗花分给亲戚朋友。后来不断有人联系购买，这乡村里的老手艺竟然被城市人接纳和喜欢，于是她把剪窗花做成了自己的事业。平日里订购大图的居多，比如给老人祝寿的“松鹤图”，挂新屋的“大吉图”（雄鸡）、“百财图”（白菜）等。过年的窗花大多小巧，但是她最愿意剪这一类，边剪边想着一幅幅“喜鹊登枝”“狮子把门”“生龙活虎”都会贴在什么样的窗上，祝福什么样的人家，心里就欢喜。

老人的窗花有传统的样式，也有女儿给设计的新颖花样。我买窗花都是买自己，一份贴在窗上，一份收藏。慢慢地，自己也学着剪。从最简单的花样开始，从笨拙渐渐娴熟，线条由粗陋渐渐圆润，有一年，竟也剪出几幅颇为满意的白菜图，过年前分给亲友们张贴，皆大欢喜。

去年我买了一套胶州秧歌人物的窗花，共十二张，有小嫚、扇女、翠花、鼓子等，人物栩栩如生，动作鲜活动感。把它们一一张贴到窗上，屋里登时热闹起来，就像在炕头上演了一场秧歌大戏。新年的阳光里，这些窗花就像活的一样，彩绸飞舞，扇子翻飞，耳畔似乎响起锣鼓喧天的欢畅曲调。

不经意间抬头往外看，见对面人家的玻璃窗上也贴着这种窗花。小区喇叭里响着热闹的《春节序曲》，屋角的红灯笼在风里晃动着。那一刻，我感觉窗花上的舞者都在舞动，舞得旖旎多姿，舞得虎虎生风。团团圆圆的喜气笼罩着家家的春节。

年俗缤纷迎新春

大地

社火迎春

乔忠廷

江河行地，日月经天，城乡面貌日新月异，古老的年俗却桃花依旧笑春风，鲜活在临汾大地上。

闹社火，就是临汾不变的风俗。如果说年夜饭是一家人欢聚的大团圆，那闹社火就是全村人欢聚的大团圆。大年初一，放过亮响亮的鞭炮，吃过香喷喷的煮饺，穿新戴洁的后生，穿红挂绿的姑娘，还有天真可爱的孩童，都欢聚到村中的广场上。银须老爷爷、白发老奶奶脚步虽然不如年轻人灵动，却也赶来了，或拱手揖礼，或脱帽鞠躬，团拜一过，社火即闹腾开来。打起锣鼓，扭起秧歌，跑起竹马，舞起狮子，老老少少的欢声笑语也飞扬开来。

欢声笑语最响亮、最激昂的时刻，一准是在跑鼓车。两架鼓车，两拨后生，在跑道的左右分别就位。每架车上竖一面大鼓，一个壮汉手持鼓槌牢牢站定。车前一个彪形大汉早已双手掌住车轱辘，轱辘把前十个小伙子甩掉棉袄，拉起襟绳，一律弓步待发。一声炮响为令，随着周边众人的呐喊，眨眼间两架鼓车如离弦之箭，窜出好远。车上鼓手猛擂，车下后生猛跑，争先恐后，只为拔得头筹。跑得浑身冒汗仍在猛跑，跑得头冒热气仍在猛跑，这班人刚刚跑得吁吁气喘，已有人钻进拉车的行列飞速替换。鼓车过处地上轰隆隆震荡，身边风声呼啸，耳畔山呼海啸，恍若地动山摇……

突然静了下来，静得鸦雀无声，这一准是开始登天塔了！天塔是用板凳当场搭建的高台，左一条右一条，横一层竖一层，层层抬高，抬高，搭建者已站在高空飘摇了，板凳还在抬高。仔细看，不是人在飘摇，而是头顶上的白云在飘摇。看看，称作天塔毫不夸张吧？正愁搭建者如何下来，忽然如风摆杨柳，人已顺着塔边滑落在地。不待喝彩声响，四只色彩亮丽的“雄狮”，早蹦跳出人群，沿着天塔四个角同时上攀。攀一层，勾腿侧身，面朝天空摇头晃脑，似乎在抒发凌云之志。再攀一层，背负蓝天，朝下观看，犹如展翅大鹏俯瞰人间。不觉然，四只“雄

头顶的云彩

吴昌勇

陕南腊月，当野桃花信使般将春归的消息传遍山冈，天空日渐湿润，灰蒙蒙的云朵如积雪消融，久走的湛蓝潮涌到远山之巅。

春气从大地升腾到头顶，揭开绒帽，手指插入发丝的瞬间，分明感到：该理发了！几乎在同一时间，乡亲们想到了传统的年俗之约。辞旧迎新，一定要为自己和家人讨个好彩头。

打我记事起，腊月的最后几天，爷爷家门外的小院坝就是一个露天的乡村理发馆，四叔是村里人人都认可的业余理发师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四叔刚二十出头，浓眉大眼，高中毕业后在乡里上班。工作闲暇，他总爱到镇上理发馆转悠，日子久了，也照猫画虎般学到点理发的手艺。也因是理发馆的常客，他可以让理发师按自己的脸型设计发型。先洗，后剪，再吹，未了打上定型的发胶，乌黑的头发洋溢着青春气息。村里人都夸四叔时髦，都说他的精气神全在头上。

起初，四叔怕手艺不精，会让结伴而至的乡亲失望，只笑不应。一番推辞过后，曾是村里剃头匠的爷爷慢腾腾递话道：“邻舍都相信你呢！”沉住气，莫急莫慌，心明眼亮，推子握紧搭平就好。”见此情景，四叔笑盈盈地应一声：“哎，记住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已转身开始准备。

等到炉火烤得乡亲们满脸通红，火炉上铁壶的壶盖也被蒸汽掀动得嘭嘭作响，四叔起身，拎了椅子和围布走向屋外。我亦起身，提着铁壶紧跟在四叔身后，先在脸盆里兑好温水，再将理发推子擦得锃亮递到四叔手上，镜子也放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。

不用抓阄，理发的顺序装在每个人心里。轮到自己了，摘掉帽子，拿一把木梳子将窝囊的头发梳顺后，紧憋一口气，把头扎进脸盆，犁把般的手指反复抓挠搓洗头发好几遍，直到洗头膏泛起满头雪白的泡沫。站在一旁的四叔，示意我从小桶里舀出一瓢瓢温水为乡亲们冲洗头发，再递上擦头的毛巾。

进入角色的四叔，一下子神气起来。不论年龄，也不论辈分，他一个劲儿地叮咛：“稳住，莫乱动，当心推子伤了头皮。”

狮”已蹦跳上天塔的顶端。看看那高耸云天的架势，仰头观望的人哪个不敛声屏气，真是“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”。可这不知高低的“雄狮”偏偏还要腾空蹦跳，似瑶池摘星，如天马行空。表演者艺高人胆大，观赏者却禁不住提心吊胆，手心出汗！

孩提岁月看过无数次跑鼓车、登天塔，只觉得过瘾、刺激，却丝毫不明白父老乡亲为何要玩这一把心跳？年事渐高，阅世渐多，逐渐悟出这跑鼓车、登天塔，是乡亲们满腔豪情的喷发，是在展示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的壮志！

白天里的闹社火就够红火了，可夕阳西下后的热闹才更让人期盼。夜里的欢腾要让人看得见，就必须请出灯笼。灯笼是个妙物，既让人看得见，又不让人看得那么真切，迷迷糊糊，亦真亦幻。当然，只把灯笼提在手里，是映照不出这样如梦似幻的光景的。于是，长长的竹竿将灯笼挑到梢尖，高高擎起，温润的光色便映亮周围一片。细看，这灯笼妙不可言，不只是椭圆、四方的，还有用竹子扎成的黄牛、玉兔、骏马……十二生肖云集，装点夜色，散发光亮，映照出醉人的景致。

灯笼装饰着社火，社火催化着灯笼。先前的百家百户各自带灯，谁都可以高擎灯笼闹社火、看社火。后来，高擎灯笼有了讲究，谁家新娶了媳妇、新添了人丁、新盖了宅院、新考上大学，才有高擎灯笼的资格。看吧，高擎灯笼的人满脸喜气，观赏表演的人喜气满脸，红红火火，何等壮观！

临汾的父老乡亲，把灯笼叫作“高照”。看到此处，你一定理解这称呼的由来了吧？高照，高高照亮了闹社火的场景，高高照亮了烟火人间。你看那高擎灯笼追逐鼓车的人群，一路奔跑，蜿蜒成了一条腾飞的火龙；你看那高擎至天塔上的九个灯笼，簇拥一团，散发着温润的红光。光色映红了每一张仰头观望的笑脸，如同一朵朵绽开的春花。春花簇拥，春花斑斓，交织出一幅心花怒放的秀丽画卷。临汾春烂漫，春天欢笑着到来了。

只见他跨开双脚呈“八”字状，一把桃木梳子将湿头发梳顺，目光绕着头顶细细端详一番，左手搭在头顶，握在右手的推子从脸颊、从耳畔、从后脑勺向头顶缓缓推移。连接左右手柄的一副压缩弹簧，咔嚓咔嚓地传导着四叔指间的力量，也让齿齿伴着手掌和弹簧的松紧节奏，在潮湿的发丛中穿梭。四叔憋足劲儿，鼓起腮，不时吹落一络络剪掉的头发，并左右移动视线，仿佛正在创作一幅发笔素描，在对强弱、明暗、虚实的修正中，让发际线尽可能立体、流畅。

半个钟头左右，四叔紧绷的面部表情变得松弛。我赶忙拿起镜子递到乡亲手上。他们端着镜子左照照，右看看，瞧见棱角分明的一头短发，咧开嘴，笑着夸赞四叔的好手艺。

想想也是。乡亲们辛苦了一年，虽然平时也理发，但只有到了年根，才能腾出时间细细拾掇自己。他们用手在头上反复摩挲，散着热气的头顶，似乎有一片柔和的云彩，在跳跃，在铺展，在弥散。

那一刻，四叔握在手心的仿佛不是推子，而是一支温水泡开的毛笔，在每个人的头顶绘出辞旧迎新的精气神。他努力让每个人容光焕发地走进新年，让明媚的春光洒落每个人的头顶。

多年之后，四叔在县城有了自己的新居。他时常念叨，现在生活好了，每天都在过年哩。而今，镇里和村子的理发馆外，炫目的霓虹灯日夜旋转。添了白发和皱纹的四叔，不忘抽空去理发馆打理一款和年岁相称的发型。任凭时光变迁，“从头开始”的年俗不变，为生活讨个好彩头的期待不变。每临年关，四叔依然会去楼下临街的理发馆，坐在舒适绵软的转椅上，如听话的孩童披上围布。理发师手中的电推剪嗡嗡作响，好似天际传来的春雷。

望着明亮的墙镜和镜中自己的发际线，四叔仿佛看见一团祥云升腾而起，越过头顶，越过楼宇。此时此刻，盛世祥和的祝愿，尽在和四叔一样热爱生活、珍惜生活、创造生活的万千劳动者的展望和憧憬里，如头顶的五彩云朵在春风里飘荡。

版式设计：赵偲汝